

月亮的眼睛

郑大海 著



月亮的眼睛



月亮的眼睛

郑大海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 字数 319,8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8,700 册

ISBN 7—5407—0295—8

I·230 定价: 2.70 元

郑大海 著

漓江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渴望飞翔，渴望爱.....	(1)
二、今世再难相逢.....	(15)
三、错乱的选择.....	(30)
四、世道很不公平.....	(44)
五、曾有过山盟海誓.....	(59)
六、柔软的胸脯.....	(74)
七、她有征服野心.....	(87)
八、别挨我这么近.....	(101)
九、你还是那么狠心吗.....	(115)
十、可怜姑娘.....	(131)
十一、小木屋的秘密.....	(146)
十二、灵魂的碧绿眼睛.....	(162)
十三、谨遵父命.....	(176)
十四、铁木尔巴根建议.....	(190)
十五、你的早熟是个谜.....	(204)
十六、不配孟家门楣的未来儿媳.....	(218)
十七、男子二十而冠.....	(232)
十八、他每晚给她写一封信.....	(246)
十九、一切都晚啦.....	(260)
二十、飞美国镀金.....	(275)

二十一、两边都是泥淖.....	(290)
二十二、秋雨绵绵.....	(306)
二十三、妈，我穷怕了.....	(320)
二十四、侬勿晓得.....	(334)
二十五、幸亏他们在拥吻.....	(350)
二十六、骚乱难以平息.....	(364)
二十七、方舟沉没了.....	(378)
二十八、温馨的蓝色月季.....	(392)

一、渴望飞翔，渴望爱

密云欲雨，空气里早已弥漫着一股逼人的雨腥气。闷人的低气压，几乎使人透不过气儿来。方星星知道，她与父亲之间的摊牌，已经不可避免了。

方星星站在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前，望着铅样灰黑的云层，衬托着在狂风呼啸中摇晃的钻天杨，听着在远山轰响的闷闷雷声。她一动不动，伫立很久，等待得不耐烦了。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，方群怎么还不回来？

“不等啦，回校去呀，老姨！”

“咳，忙啥？下雨呀，别走！”

老姨脸色蜡黄，眼皮浮肿，呼吸急促，显得憔悴。她打开冰箱，取出一盘色泽金黄的广东香蕉，亲手剥了一只。

方星星不耐烦地看看手表。

“我回来啦，也等了一小时。是他自己不守信用的。我真要走啦！”

“星儿，别没大没小的！老方难得有闲功夫，老方会回来的……”

说着，把象牙般的香蕉，送到方星星嘴边。多年来的习惯，已形成的条件反射，使方星星随之张开了嘴，轻轻咬了一口。

“自己来吧！姨呀！”

抿嘴一笑，露出整齐的贝齿，艳艳红唇，黑亮的大眼睛，任性而又调皮，更惹人怜爱。老姨也绽出了笑。

“乖，小美人儿，听姨儿的吧！嗯？”

“嗯！”

方星星心里烦躁，老姨的话，她却不得不依从，淡香微甜的味儿，凜凜冽冽的冰霜，溢满苦涩的舌头和口腔，她缓缓坐在窗前那把软转椅上，那是妈妈坐着消磨时光，听雨声的。

老姨粗糙的大手，轻轻抚着星儿柔柔的长发，胎毛似地，还跟幼时那么软呵！从小都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，还咂过她那没有奶水的奶头，咬过她的喂食的舌头哩。

“星儿，咋啦？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啦？”

“咳……”

方星星把没抿完的半截香蕉，放在身旁小茶几上的磨花高脚玻璃水果盘里。她心里燃烧着一股无名的烦躁怒火，东冲西突，就象一座要喷发的火山一样。

“我也不知道咋啦！”

老姨瞥了眼那半截未吃完的香蕉，唉，这孩子真有心事。大学这就毕业了，朋友也有了，还愁什么呢？她想起十年浩劫期间，一家人东离西散，她领着星儿回到怀柔县茆兀梁那个小山村，在温暖炕头上星儿偎依着哄她的话：“姨娘，等我长大，挣钱养活您！”这不眼看就工作挣钱了，怎地平添这许多烦恼？

“老方回来啦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气你爸！唉，别象气你妈……”

提起妈，方星星心里就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感情。乌云堆积的天空，显得更加黯黑了，雨前狂风卷起混浊的黄尘，在小楼前的浓密树丛中穿过，忽隆忽隆的雷声，还是那么闷闷地轰鸣着，刺目的闪电，拼命撕扯着灰暗低垂的云。对母亲复杂而又奇妙的感

情，岂是语言所能表达清的。

望着撕裂天空的闪电，方星星沉默了。饥渴而又期待的感情，折磨她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幼时只记得姨娘温暖的怀抱，甚至不让陌生的妈妈摸她一下。她不象姐姐薇薇吃过妈妈的奶，她是在子宫中折磨过陆一萍，是妇科大夫手术刀的剖腹手术，使她降生人间的。

常听受到妈妈宠爱的姐姐学说：“妈妈不想要你，是爸想有个传宗接代的太子，硬叫妈生的。哼，差点要了妈的命……”

呵，她是个多余生下来的人，多余来到人间的人。她从小就习惯于陆一萍冷冷的目光，习惯于从丈夫转移到女儿身上的怨恨。她几乎是逃避恶兽般躲藏在姨娘陆桂兰的翅膀下。他们是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的两个陌生人，互相憎恶，互相怨恨……

方星星从小就缺乏母爱，习惯于孤独和寂寞，这种感情上的空缺，是那个忙于工作，感情淡淡的瘦小父亲，是那个对她关怀无微不至的老姨，永远都难以填补起来的。这种感情上的干渴，常折磨得被陆一萍骂作“小妖精”的方星星，把泪水浸湿枕头。她真想问陆一萍，“为什么不爱我？”

为什么不爱我？这是人类对自己生存价值的反思。那些花儿，草儿，狗儿，猫儿，从来都没有这样一道习作题：方星星如同她苦难深重的同类那样，常在追寻爱的苦苦折磨中，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为什么不爱我？一九七一年冬天，方星星随同她老姨，在那间挂着被时光摸白的红色“烈士家属”木牌小屋，躲藏五年后，终于从陆一萍的嘴里得到了答案。

方群仍然被关在监狱里，方薇薇被强令下到锡林格勒荒漠上放羊去了，一直受到管制的陆一萍，终于被当成“内部矛盾”来对待了，她在这年夏天，请假到苜蓿梁来探望女儿了。

将近四十岁的陆一萍，象被霜打了样，鬓发都已灰白，五年不见，俊俏的眼角，堆满了密密的皱纹。袍子般的褪色蓝工装，披在瘦削的身上，眼神呆滞，望着容光焕发，花骨嘟般娇艳的方星星，一动不动。

苦难的生活，揭去了方星星心灵上那层薄薄的角膜，她心房奔腾的，毕竟是妈妈的血流呵，她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哽咽着挣扎在陆一萍怀里，溶解在对爱的渴望里。

陆一萍漠然、呆涩的眼眶里干巴巴的，爱和恨的泪泉，似已枯竭。慢慢推开藤样缠绕她的方星星，黯然说了句：

“是小妖精吗？”

灼人的滚烫激情冷却下来，敏感的心儿对方星星说：她是妒嫉你的！方星星悄然倚着脱漆木躺柜，看着老姨为陆一萍煮的荷包鸡蛋，在滚沸的铁锅里翻滚。

灾难并未缩短冷漠的距离，时间并未治愈心灵的创伤，方星星看见陆一萍面部肌肉的抽搐，混浊的眼珠，眨动着迷离的感情，她悄悄走到老姨身旁，心里感到惧怕。

陆桂兰把盛着荷包鸡蛋的碗，递到方星星手里，笑着说：

“娘儿俩见面还不说说体己话，为啥闷着呀？快给你妈补补身子。”

方星星双手捧着大蓝花碗，怔怔地望着陆一萍，轻轻叫了声：

“您补补身子吧！”

陆一萍笑了，那笑比哭还难看。她直盯盯瞪视着方星星，接过碗来，浑身颤抖着，滚烫的糖水溢出来，溅落在空荡荡的褪色工衣上。

“嘿嘿，出落得跟你爸爸似地……”

方星星嘴唇儿都吓白了。都说她不象方群，陆一萍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陆桂兰劝道：

“有话儿慢慢说，表妹，快喝！”

木然的眼睛里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，陆一萍的意识似乎有点混乱，幽幽地哭起来了。老姨忙把碗接过去。

“表妹，表妹！”

“嘿嘿，嘿嘿，反革命漏网右派……”陆一萍紧紧攥住方星星。

“姨娘，姨娘……”方星星声嘶力竭地挣扎。陆桂兰忙把陆一萍抱住，用力掐着陆一萍的人中，大声说：

“星儿，别怕，别怕！你妈犯病啦！”

陆一萍死死抓住方星星，瞪视着空无一物的空间，莫名其妙地乱喊着：

“华哥，大于……反革命……”

哭闹一阵儿，陆一萍合上眼睛，颓然倒在炕上。方星星挣脱出那只手，满是勒得红紫的手印。她似乎忘记了疼痛，她是头一次亲眼看见陆一萍犯“病”，心头沉重得很。

这一夜，方星星总不敢睡。妈妈既陌生，又叫人害怕。她揭开的心灵上的角膜，又在慢慢流血了。她蜷缩在老姨身后，悄悄流泪，听着陆一萍惊惶的噜语声，是在呼叫陌生的人。

半夜，突然听到陆一萍在悄声呼喊：

“星儿，星儿！”

方星星不敢作声。陆桂兰推了推她。

“去挨你妈睡吧！”

方星星惊惊诧诧地挪过身来，黑暗中，陆一萍把她搂在身边。

“妈犯病啦？吓着你啦？”

“……”妈妈的身子好热，方星星听到的是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声音。

“原谅妈妈吧！”

泪水浸湿了陆一萍肩头，方星星紧紧偎依在母亲怀里，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母爱。心弦颤抖着，所有的怨恨都化为乌有，什么都不存在，什么都不去想了。

“你想知道怎么生下你吗？”

“不！我只知道，您已经生下我啦！”

“星儿，妈是有罪的！”

“您别说啦……”方星星紧紧搂抱着陆一萍的身子，泪水偷偷浸出来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。在这个偏僻小山村，跟随着老姨所受到的种种猜疑、嘲笑、委曲，给她年幼心灵上扎进的毒刺，都似那融雪的春水，化作涓涓奔流的欢泉了。

方星星在母亲的怀抱中，很快就入睡了。陆一萍也搂抱着女儿，感觉出充满青春活力的温热躯体，在睡梦中也仍在颤动。她本来想说那些已结疤的痛苦往事，已签了字的流产手术，要不是手术前的凌晨，在子宫中的方星星突然踢她的肚皮，激发了深藏的母爱柔情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方星星这个人啦……

暗夜中，陆一萍听着方星星平稳的呼吸声，感觉到把她瘦弱身体烧热的温暖胴体的热度，这几年来在牛棚中所受到的各种凌辱，也变得无足轻重了。这个爱与恨交织的女儿，多么象青少年时期的自己，只是不要再重复自己并不幸福的命运……

这次相见，给方星星留下了温馨的回忆，就象彩霞，一旦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，那些迷幻的光和色，都已毫不留痕迹的褪去。被病痛和矛盾的感情折磨的陆一萍，又变得那么不可理喻，那么不可接近。方星星一直怀疑，在茆芄梁母女相偎的那个温暖的夜，究竟是真的，或是一场梦？

对方星星来说，陆一萍始终是个谜。在她进入青年时期，能够独立思考时，她看出来，父母之间并不存在爱情，他们当初是

怎么结合的？这个家庭在长久的沉闷之后，在父母之间总要爆发一场喷着火星的消耗仗。方群责备陆一萍小病大养，没有“党性”；陆一萍诅咒方群专横、自私，只图自己“舒服”、“痛快”。唉，互相憎恶，又偏偏要睡在同一张床上，这就是“婚姻的义务”，夫妻的“权利”吗？

陆一萍到阿尔山疗养去了，在临行前夜，又跟方群吵架，方星星正好从学校回来，也情不自禁地卷进这场纷争去了。

这个家庭没有给过她温暖，方星星常在那些旷日持久的家庭战火中，躲得远远的。偏偏那夜陆一萍求她：“留下吧，可怜可怜我。”方星星冷冷说：“要我殉葬吗？有谁可怜我？别挡路，这可不是奴隶制社会啦！”陆一萍当场就气晕过去了……

方星星又看了下表。电话响起来，陆桂兰忙去接，只听她“嗯，嗯”地答应了几声，就把电话挂了。陆桂兰乐哈哈地走来，方星星忙问：“谁来电话？”

“老方的！他说中央有个电话会，叫你别等他回来吃饭了！”

“呵！”方星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俺娘儿俩吃饭吧！”老姨笑了。

隆隆雷声中，豆大的暴雨倾倒下来，这雨，怕是要下一阵儿呢。

天黑以后，风急雨狂，整整下了一夜。敌不住连日来为自己分配的事奔忙带来的倦困，方星星不知何时，倚靠在自己床上睡着了。

鲜红的太阳照红了雨后的丁香树墙，方星星才从沉睡中醒来，连忙梳洗。吃早餐的时候，老姨递给她一张条子，笑着说：

“给你的，老方回来了，又走啦。你真睡得死！”

“嗯……”方星星撅起了嘴儿。

八行红格便笺上，写着几行奔放的大字：

星儿：对不起，我回来晚啦。明天
要飞到北京开会，一切话都
在回来后再谈吧。

父字 即时

呵，方星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使人难堪的摊牌，对命运不得不作的抉择，终于又推迟了，如果可能，她真想逃避。

这种摊牌，这种抉择，过去从未象现在这样营垒分明，从未有过。父亲这棵大树的浓荫笼罩着她，牢牢地吸吮着她，她也习以为常；现在，方星星的自我觉醒，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存在，要争夺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她足够强大到与父亲挑战么？真有能力改变自己人生运行的轨迹么？不，真的不知道，她只想试一试，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毕业前夕，系里公布了意向分配方案，方星星留校了。用不着方群说一句话，这一切不言自明，这一切都理应如此。同学们窃窃私语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咒骂。李剑雄闻讯跑来向她道喜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你也留下啦！”

方星星目光炯炯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那两道浓黑的眉，象飞翔的翅膀。

“我们系把我也留啦！”

“啊，倒是真该给你道喜，你请同学吃糖了吗？”方星星问得慎重。

李剑雄审视着方星星幽黑的眸子。

“我是说，我们……”

方星星诡谲地一笑。

“这个恩赐，还是留给你吧！”

“我，我是永远跟你站在一起的……”

李剑雄面色潮红，柔和的男低音在方星星耳边震荡。他微微低着头，靠在他们常相聚的老榆树上。方星星轻轻依偎在他胸脯上，他那颗心搏动得多么激烈，何必伤他呢！方星星轻轻吻了下李剑雄毛茸茸的方下巴，还有深藏在那之间的旋涡。

“何必认真呢？”

李剑雄把她紧紧拥在怀里。

“只要跟你在一起……”

“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真是如此，方星星早就知道方群是不会放她走的，系里的分配方案，对她来说，既不神秘，也不是新闻。

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当机要干事的姐姐方薇薇，曾经给她透透气儿。让她不要为毕业分配的事儿烦恼，说：

“把你留校啦！”

最后一学期刚刚开学，离分配还早。方星星望着姐姐那张修饰得香喷喷的俊脸，略感惊讶地问：

“这么早？怎么会？”

方薇薇美丽的凹眼睛，又亮又大，长得特别象方群，她对方星星从小就有敌视的感情，妒嫉的感情，在感情上，方群总是给方星星多的，重的！

“骗你，不是人！”

“是爸吗？”

“才不嘞，爸才不会呢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方薇薇甩动着披肩长发，

“是孟伯伯说的……”

方星星俯在石桌上，下颏支在浑圆裸露的双臂上，浓而黑的睫毛盖覆着光闪闪的美丽眼睛，她感到有些悲哀，就象当年为她选择孟南飞一样，方群又在越俎代庖了。她有些愤愤不平。

“用得着吗……”

方薇薇是按照自己的经历来理解方星星的话的，她的一切都是在方群关怀下，一一顺利解决的。她瞟了方星星一眼，多么幸福，又是多么狂妄的妹妹呵！

“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啦。”

方薇薇轻声说了句，感到悲哀。真的，方星星真是太幸运了。妈妈恨她，爸爸爱她，偏着心呢。十年浩劫中，跟着老姨走了，回到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，腥风血雨冲击不到的山坳里，平安着呢。高中毕业，进厂当工人，完啦，上大学，现在还没毕业，又把她留在大学了。

方薇薇想着自己的遭遇，虽是同胞姐妹，命运也大不相同。先是当“狗崽子”，接着就是荒漠的风和雪，回城后，又跟一个并不真心爱的人结婚……

方薇薇是妒嫉方星星的，也真的希望妹妹比自己幸福，她神情黯然，怅惘地说：

“留在爹娘身边吧……”

温情也许会绞杀决心，方星星连忙挣脱姐姐暖乎乎的手，不敢想得那么远。

“姐，别说了！”

方星星并不象姐姐想的那么幸运，她也是黑崽子，在十年浩劫中，虽有老姨为她遮风挡雨，她仍啃过生活的苦果，经历过大树倾倒后的惊惶和彷徨，堕入过命运的死谷，现在，她羽翼丰满，要想自己去飞了。她不想跟方薇薇争辩，息事宁人的笑了。

“唉，只有父母的爱，才是永恒的！”方薇薇叹息了一声，“什么祖国呀，理想呀，都他妈的见鬼去吧。星儿啦，爸偏爱你呵！”

方星星苦笑了下。所有的人都这样说。父亲包办子女的一切，这就是爱吗？她生活的这个阶层的青年人，都是这样对待生活，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
“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！”

“爸还在给你办留法的事儿嘞！”方薇薇的每个音符，都因羡慕而颤抖哩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给么姑打的电报，还写了信，都是我经手的哩！”方薇薇的眼眶都热了。

“啊……”

方群是个顽强的人，正在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做，绝对不会让步的。方星星也是个任性的姑娘，那种朦胧的对父辈反叛的意识变得更加清晰，自行其是的决心，也更加坚定了。她下定决心，要在与父亲这次谈话中，把她的一切都亮出来，狠狠伤方群的心，让父亲驱赶她这个不孝的女儿。方群没有按时回来，现在又去北京开会，这给了她时间，她可以去从容编制她的战斗计划，决心背水一战的。

她要用自己的翅膀飞翔了，高高的，远远的。听说西藏自治区又来了工作组，是来招聘人才的，她选择的地方也是那儿，趁方群还没有回来，工学院又执意要把她留校，为什么不去结识一下西藏来的朋友们呢。

主意已定，方星星告别了老姨，从家里出来，就径直找到宾馆去了。

听完方星星的自我介绍，被高山紫外线晒得黝黑的益希嘉措，摸着粗大的下颏，眯着黑闪闪的眼睛，凝神注视了好久。